

老子



许 哮 天 编 著

老 子

成都古籍书店

本书据上海群学社一九三四年二月再版本排印

老子

许 喊 天 编著

成都 古籍书店 复制
四川省新华书店 发行
成都金牛区教育印刷厂 印制

七八七×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
印张 九·七五 印数 六〇〇〇册

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：二元六角

老子概论

许啸天

一

未说老子以前，我们先要问：子是什么？照论语皇疏孝经释文说：「古者称师为子」。又是古代对于普通男子的美称，我们常在古文上看见「吾子」二字，这个子字，大概好似今人的称先生。墨经里面常有称「子墨子」的，大概上一子字，是弟子对于他自己先生的专称，就是说「我们先生墨先生」。但深刻一点说，又可以把子字代作家字一般解说，没有专门学识独立见界的，不可以称家。江瑔读子扈言说：

「古人著书必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卓然成一家言，而后可以名之曰子书。」

这又是何等的尊严。但是自来可称为子的，大概是一种学派。好似今日西洋的「浪漫派」，「自然哲学派」，中国的「姚江学派」，「桐城派」，「阳湖派」。所谓派者，必是表示他学问或思想的一种统系，或一种特性；而所以成此统系成此特性的，当然是要经过许多人改正补充。发明的虽只是一个人，而完成的却有多数人。所以孙星衍说：「凡称子，书多非自著」。大都是他弟子记录师说，而加以补充；或是这一派思想的总集。近人写经子解题也说：

「集为一人之著述，其学术初不专于一家；子，为一家之学术，其著述亦不由一人。」

我们看看自来中国的子书在中国全部学术上的地位怎么样？子书又称为丙部。经类是甲部，史类是乙部，子类是丙部，集类是丁部。但在荀勖，又称六艺小说是甲部，诸子兵书术数是乙部，史记是丙部，诗赋图赞汲冢书是丁部。刘歆为校中秘书，分天下图书，共为七类——七略——第一类，是辑略；——是逻辑目录大纲，是一种读书工具的书——第二类，是六艺略；第三类，是诸子略；第四类，是诗赋略；第五类，是兵书略；第六类，是术数略；第七类，是方技略。汉书艺文志又支配为六略，删去刘歆的辑略一类。王俭分为七志：一，是经典史记；二，是诸子；三，是文翰；四，是军书；五，是阴阳；六，是术艺；七，是图谱。阮孝绪便分为七录：一，经典；二，纪传；三，子兵；四，文集；五，技术；六，佛；七，道。直到唐朝，才分为「经」「史」「子」「集」四库。甲部经类，十一种；乙部史类，十三种；丙部子类，十七种；丁部集类，三种。宋明代又分为六阁：第一阁经，第二阁史，第三阁子，第四阁集，第五阁天文，第六阁图书。以唐元清三朝，仍分「经」「史」「子」「集」四库。依乾隆四库全书目录：经部十种，史部十五种，子部十四种，集部十种。而子书却永远占据历代文化的地位。

我们再看看来自中国子书自身的分析怎么样？最初论到诸子家数的书，共有四种，第一种，是庄子天下篇中所论列的，有彭蒙，田骈，慎到，墨翟，禽滑厘，老聃，惠施，公孙龙

数人，第二种，便是荀子的非十二子；第三种，便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；——儒道名墨法阴阳六家——第四种，便是淮南要略的二十篇。这都是没有统系的零星记录，偶然见诸子姓名。若要有具体的分列，各以类从的，便是创始在刘歆的「九流」。如何是九流？便是儒家者流，道家者流，阴阳家者流，法家者流，名家者流，墨家者流，纵横家者流，杂家者流，农家者流；而小说家，却在九流以外。因刘歆说：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」，所以称九家。到唐朝又分为十七家：是儒家，道家，释家，法家，名家，墨家，纵横家，杂家，农家，小说家，天文家，历算家，兵家，五行家，艺术家，类书家，——目录之学——明堂经脉家。——医术——依四库全书子部，便又分为十四家，是儒家，兵家，法家，农家，医家，天文算法家，术数家，艺术家，谱录家，杂家，类书家，小说家，释家，道家。——神仙修养的方法。

照这样分类法，不但是门户不清，性质不明；且所谓「卓然成一家言」的意义，也完全失去了。这只因时至中古那科学方法渐渐发生，如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家等，都该归纳在科学方面，而艺术又当独立成一类，此外阴阳五行名与纵横，都不能成家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巧说豪夺，虚伪迷信，窃取功名于一时——司马谈说：「苛察缴绕」——于社会文化思想学问非但得不到他一点的帮助，反因他而影响于人心，得到愚妄的结果，早该在打倒之列！总括起来说：中国思想界，可以自成一家的，只有「道」「儒」「墨」三家。而释家又为中古时代外来的思想，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相溶合的产儿，依傍门户，支离割裂，不能证实的玄

谈，我们竟可以不去睬他！

从来说诸子思想的来源，却有两种主张：一，是说诸子出于王官；一，是说诸子思想是时代的产儿。——王官，如同今日政府中各部总长。——主张第一说的，有汉书艺文志——七略——说：

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；道家，史官；阴阳家，羲和之官；法家，理官；名家，礼官；墨家，清朝之守；——如今日的教育总长——纵横家，行人之官；杂家，议官；农家，农稷之官；小说家，稗官。

而主张第二说的，有淮南要略说：

诸子之学，皆起于救世之弊，应时而兴：故有殷周之争，而太公之阴谋生；有周公之遗风，而儒者之学兴；有儒学之敝，礼文之烦扰，而后墨者之教起；有齐国之地势，桓公之霸业，而后管子之书作；有战国之兵祸，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；有韩国之法令，——新故相反前后相谬——而后申子刑名之书生；有秦孝公之图治，而后商鞅之法兴。

这都是拿历史事实来证明的，比较的可信。古代所谓王官，便是如今的胥吏，只懂得几种官样文章，和刻板的例规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从此以史为师，那班「学而优则仕」所学的，无非是那一陈不变的条例官书，决不能产生诸子如许精深的思想。近人章太炎说子学略说：

古之学者，多出王官：世卿用事之时，百姓当家，则务农商畜牧，无所谓学问也。其

学者，不得不给事官府，为之胥徒。……说文「仕，学也」，犹今之学习行走。是故非仕无学，非学无仕。

照这样说，既是「无所为学问」，既是「给事官府」，既是「学习行走」，这是何等粗浅的东西？直是「学衙门」而已，何用为此精深而高超的诸子思想？太炎先生所说的学者，与夫艺文志所说的诸子出于王官，适成其为「仕」的学与道墨儒各家思想的产生，是根本不相干的。从来政府专以愚民为事，莫说讲究无治的天道，便是自治的人道，他也不愿给人民知道。所谓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。孔子的话，所以被数千年专制帝王所利用，而适成其为吃太牢的「大成至圣先师」了！

「新故相反，前后相谬」，这正是所谓政法家惯弄的手段。他一方面摧残群众活力，完成他的国家主义；一方面充野心家的走狗，不恤牺牲多数人的福利，以完成少数人的富贵。这用反手为云，覆手为雨的狡滑手段，既无学理，又无思想，更无人心！百姓只求和平，被政法家翻弄得不和平，回过身来，反将这不安分的罪名，陷诬在百姓身上。他这相反相谬的罪恶，到何等程度了？秦孝公驱数千万生灵，而图一己的安荣，却使商鞅立严法去治百姓，这不但是非学，简直是非法！——因他是不合天道之自然而违反群治真理的。

归纳起来说：凡是可称为子，可称为思想的，都是受时代环境的驱迫，而求最合群理，有绵密深邃的组织方法，才成为思想，而可以垂之久远。不但阴阳，纵横，农，杂，小说，不成其为思想；而名，法，更不成其为家。

中国数千年来学者，大都不能认清「子」字的界说。我们一看子部目录，见他门类之多，性质之杂，从这一点，可以知道中国最宝贵的诸子学艺，到今日还不能整理出一个头绪来而享用他。其实，诸子何得有如许派别？孟子说：「逃墨，必归于杨。逃杨，必归于儒。」这很显明的可以看出当时哲学派别，只有「道」「墨」「儒」三家罢了。——杨是道家。

这三家中，我们今日根据他思想寄托范围的大小，与夫思想进展的自然统系，当然要推道家思想发生得最早。道，是说自然的天道；又类乎希腊哲学的宇宙论，或自然哲学。——哲学当分为三个统系；自然哲学，以自然为对象；（研究天地内外一切有生物无生物，有形质的无形质的，超天地生死的一个最初唯一的自然原则）精神哲学，以人类精神为对象；宗教哲学，以人格的神为对象。拿中国的学派来归纳，则自然哲学属于老子；精神哲学属于孔子，宗教哲学属于释迦牟尼。——自然哲学所讨论的范围，便是在研究最初的唯一的真理。如世界之起原，历史的运命，又如生命秩序的根原，这种学问，在西洋又称为「形而上学」，与所谓「本体论」对举。便是研究每个实在为物质的抑精神的。——宇宙论，便是讨论宇宙是否由独立自存之多数个体集合以成？又万有是否是一体？而部分与全体间有无不可相离的关系？——这名辞，是德国哲学家华尔富创造出来的。

人类每天与大自然相接触，便对于大自然发生一种怀疑；他急欲体会出一条天人共通唯一的原则来，这便是哲学思想所以产生自然的步骤。这最初的哲学思想，中国的道家，实在足以当之而无愧。近人梁启超说：

「道家，信自然力万能，而且至善；以一涉人工，便损自然之朴。」

其实他不但不要人工，他还不信有天工。因为天地也是受大自然的驱迫，而不自主的在那裏不停的工作。这大自然是什么，便是万能的天道。老子说：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道的存在，不但在人类未生以前，且在天地未生以前，拿人道去比较天道，真是藐乎小哉！——反过来说，人道便是天道。——所以人当服从大自然，决不能自作主张。

庄子说：

「吾在天地之间，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！」——这个比例，还是不称。

因为这样，人只能听天地主宰，不能主宰天地。今日科学家的口号「科学万能」，这真是说梦话！我试问：天地间倘本来没有这个物，没有这个理，你科学家纵是万能，却依据什么去发明？再进一层说：天地若不予以人以能，那天地间虽有物，虽有理，我们也无法发明。再徹底说：天地间无限的物与理，拿我们有限的人的寿命与力量，果然能样样去发明他吗？便是现在所发明的，果然是真的吗？是终古不坏不失败的吗？——这都不是我们人类的力量所能知能行的。

汉书艺文志称「道家者流」，是包括一切道家思想的学者。——史记说：「言道家之

用」，则专称老子。——道家思想，可分为二派：第一，是消极中的积极派。人受天道自然势力的支配，当然不能自作主张，但在自然势力可能的范围以内，自强不息的去适应天道，这便是消极中的积极。第二，是消极中的消极派。人既是一切有道的使命，除服从自然的使命以外，便无可主张，只须一味委心任运的去服从天道能了。第一派的中心人物，便是老子；第二派的中心人物，便是庄子。后世因为要延长道家的历史，抬高老子的地位，便常常将黄老并称。汉曹参，荐盖公，讲黄老修养之法于文帝；从此，黄老两个名辞相连。——在当时假借黄帝，原是托古的意思；但老子的道，从此便遮蔽上一层神仙迷信的障碍，真是「爱之反以害之」！

至于老子的历史，我们如今在古书中找，比较有统系的，便是史记中的一段；但因这一篇列传，便又起了两种争执：是，一老子的时代问题，一，是老子的生死问题。——史记记老子的身世既不详，又有许多疑惑的口气，愈是足以引起后人的争执。

时代问题，又有两种说法：一，是说老子生在孔子以前；一，是说老子生在孔子以后。我们今日研究老子思想的，为什么要研究他生存的时代？这当然是因思想以时代为背景的，又因要找出儒家道家思想的因果来；天道思想的产生，与伦理思想的产生，依思想自然发展的推论，究竟何种思想应产生在何种思想以前？这都有深刻的关系的。

如今先说主张老子先孔子生的一派话：

孔子世家：「南宫敬叔与孔子俱适周，问礼，盖见老子云。」——史记

曾子问『孔子曰：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，及垣，日有食之。』——礼记

庄子『孔子西藏书于周室，往见老聃。』『孔子南之沛，见老聃。』『阳子居南之沛，老聃西游秦，邀于郊，至于梁而遇老子。』

清人阎若璩，根据「日食」二字，推算鲁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末朔，已时、日食；断定孔子适周，见老子，在昭公二十四年，孔子年三十四岁。但是昭公三十一年，也有一次日食；孔子入周所见的日食，不知是那一次？

胡适说：『大概孔子见老子在三十四岁——孔子三十四岁，为西历纪元前五一八年。——与四十一岁之间。——因孔子四十岁，为定公五年，合西历纪元前五一一年，亦有一次日食。——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，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，当西历纪元前五七〇年左右。』

经子解题亦说，『今观老子书，其体甚古。——全体多作三四言韵语，乃未有散文前之韵文。——殷时女权实已不盛，老子全书皆称颂女权，可见其学必始于殷前。礼记祭法，严父配天，实始于禹；则夏时男权已盛，老子之学，必始五帝时矣。盖旧有此说，至老子乃诵出其文也。』——这番话，把老子的时代愈说愈远了。但他能从母系制度，看出道家思想创立的最古时代，真见人所不见的地方。老子书中，尚无男女的称呼，只有牝牡雌雄母等名称；如「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」，「而贵食母」，「可以为天下母」，「知其雄，守其雌」，「牝常以静胜牡」等句。

汪中——清时代人，在以前，研究道家思想的学者，对此老子孔子同时或孔子问礼于老聃的话，很少有人怀疑的。——说：「送葬而遇日食，然且以见星为嫌，止柩以听变，其謹于礼也如此；至其书，则曰：『礼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乱之首也！』下殇之葬，称引周召史逸，其尊信前哲也如是，而其书则曰：『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』！彼此乖违甚矣！」一周室既东，辛有入晋，司马入秦，史角在鲁，王官之族，或流于四方，列国之产，惟晋悼尝仕于周，其他固无闻焉。况楚之于周，声教中阻，又非鲁郑之比，且古之典籍旧闻，惟在瞽史。其人并世官宿望，羈旅无所置其身。本传又云：「老子隐君子也。」身为王官，不可谓隐。」

梁启超亦说：「列传中有老聃老莱子太史儋三个人，究竟谁是老子？列传叙到年寿，多用『或』字，究竟有多大高寿，老子究竟是人不是人？列传说解为胶西王昂太傅，解为老子八代孙，孔安国为孔子十三代孙，又与解同时，一个八代，一个十三代，必须老子生在孔子以后若干年，才合。又孔子尝喜称古之贤人，但论语中独不见孔子称美老聃之言。孟子墨子二家，爱攻击反对派，何以孟墨二家的书上都不曾说及老子？老子说：『六亲不和有孝慈』『民多利器，国家滋昏』。那样激烈的话，不合于春秋时代的思潮。老子书中，又有『偏将军』『上将军』等的名称，这是孔子以后的官制。又有『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』，的话；老子必是经过战国时期长平之战的」。——这是记录大意。

我读了汪中的话，却得了与他相反的一种理解：汪中第一段的话，说从老子送葬的行为

上看，是很敬天的，很守礼的，但他书上却十分反对礼教，十分反对圣人。我以谓这正是老子精神的实现。老子因为信天道，所以敬天；人与天地，同为道所化生，人是受大自然的支配，这大自然忽然有日食的变象，人将有不测的祸患，——这是天文学未发明以前的天道思想。——怎能不畏？怎能不敬？他所敬畏的，是天的本体，是大自然的原动力，不是人造的礼教；人造的礼教，是人类自私自利主观思想所产生的。愈讲人造的礼教，而离天道却愈远，自然的天机愈斫伤；投机弄巧，人情愈薄，世道愈险，所以老子说「乱之首」。且人既同为天道所化生，一律平等；人既无法救济人，人亦不能主宰人，所以人类只须求平等发展，平等享用，而世界便有实现天道的一天，本用不到圣人，且亦无能为圣人的。所谓圣人者，无非是神奸巨恶，投机弄巧而已！是一般忠厚平民的蟊贼！所以说「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」！至于他第二段的话，又是把观察点完全错误了。他所说王官，正是一班守残抱缺，不学无术的胥吏，他如何能当得「哲学家」三个字的尊号？再进一步说，老子的思想，正因这班不学无术的军阀政客造成了恐怖的环境，逼迫他发生这救济环境的天道思想出来。

至于梁启超的话，已有张煦驳他的话。——见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问题一案判决书中。——他大意说：史记原文因疑惑的口气，不能决定确是一人，意思甚是明显，老子之贤，大概因其年高，但至多亦不过百岁左右。因其遗传性，子孙大都长寿，老子八代孙，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，在势又属可能。至论语不见有孔子称美老子之文，但论语有鲁论齐论古论之分，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，今已失去，安知孔子称美老子之言，不适当在所失之二篇中乎？孔子既

问老子老子，称老子为「犹龙」孟子为儒家之嫡系，决不能反对孔子所赞许之人；而墨子之学，又多本于老子。如墨学兼爱，即为老子学之慈；墨学节用，即为老子之俭。墨子在天道范围以内实行人治，故与老子不冲突；老子非一人之书，「偏将军」「上将军」之称，亦许为后人补入。至于老子经遇长平之战，更不足为据；春秋之世，何处何地无战事？何必长平？

总结上面二说，当以第一说比较为可靠；且依思想范围发生之次序，天道思想，发生在伦理思想以前，其势较顺。生民之初，只知有天；他思想的对象，便是天道。梁起超也说：「吾先民以为宇宙间有自然之大理法，凡为人类所当率循者；而此法理，实天之所命。」这实在是哲学由宗教蜕分的初步发展所必由的途径。

老子的生死问题，也有两种说法：一，是说老子长寿；一，是说老子不死。

第一，老子长寿说：

神仙传：「生而皓首，故称老子。」

高士传：「以其年老，故号其书为老子。」

史记：「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，或者二百余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」

神仙高士两传，都不可靠，因他是脱胎于史记的；而史记却故意将老子说成长寿，因欲附会说成老子太史儋老莱子三人为一人。实在，老子既以「自隐为务」，在社会上不愿表露显著的事迹，他的年纪，本来不容易考证；但便是这长寿的一念，已足以附会成后世专讲修

养之道而有余。

第二，老子不死说，是根据于史记「莫知其所终」一句话。又说老子入关仙去，至今道院中，还挂着老君骑青牛的像。老子思想，自有修炼家的附会，而他的真精神，使永远不能表现出来。老子的价值，也因之一落千丈！——四库目录，道家思想，列入最后。——其实，人无不死，老子也是一个人，如何能不死？庄子养生主篇中，明明说：「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号而出」。便是这一句，我们已很可以打破老子不死的迷信了。因为庄子这段文字，决非后人所能假托。胡适之也说：「老子即享高寿，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」。我们不能因老子讲天道，便断定他寿至二百余岁，或竟说他不死；这都是鄙夫俗子，贪生怕死之徒，曲说误解成的。其实老子的天道，是纯任自然；他非但不要修养修炼，——因为这种都是有为，都是不自然。——老子更要打破生死关头，是超出于生死的。——看不破生死的人，才讲修炼。——老子说：

「出生，入死。生之徒，十有三。死之徒，十有三。人之生，动之死地，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！」

他看得生死只是一种出入，只是一种天道自然的变化，况且拿死比生，死是永久的，生是暂时的，永久的便是真，暂时的便是假，所以说生的时间，只占据死的时间的十分之三。但是这样，便是人在生存的时候，内体中也有占十分之三的死机，又因人有欲望，有私心，有长生不老成佛成仙的私欲在内心冲动，因这冲动，便殚心竭虑，劳神费力的去争求，无形

中反而伤害了身心，自寻死地，这是人造的死机，又占据了生命线上十分之三的路程。所以人不但在未生以前，既死以后，被死占据了完全的长时间去，便是为这一剎那肉体生存的时间中，也被天造人造的死机占据了十分之六的时间去。这生存岂不是很暂时而偶然的吗？人在这暂时的生存时间中，还要牺牲他的生命，在修仙成佛的妄想中，这是生生之念太厚的大病！你看老子既不贊生生之厚了，他岂肯再讲究修炼长生的邪说？后世成仙成佛的话，真是鬼话！

二

现在再说老子的思想：我们如今研究老子思想的唯一根据，便是所谓道德经。这道德经是否即是史记列传中所说的「上下篇言道德之意」？我们看他书中辞意，有重复的地方，思想有出入的地方，多少总有经后人改窜补充过的痕迹。且细读他书中辞句，有「古者」，「昔者」等引伸前人思想语言的辞气，从这一点看，也许可以说道家的思想发生在老子以前，而由老子集其大成。道德经的体裁，颇像宋儒的语录。今人虽拿他勉强分上下卷，又分八十一章，但有一章中包含着几个独立思想的，有数章联合，成一个思想统系的，这显然当初是笔记册子，后人拿他看得过分尊重，硬拿他分成章节，又分成上下卷，又加上道德经的名称。——这多么机械！多么不自然啊！